

浮草 作者：郝譽翔

我在北投長大，住了十多年，至今我對它仍懷有濃厚的情感，遠遠超過了其他的地方。在我的記憶中，北投卻彷彿是一個處在夾縫之中的地點，說它是台北市嘛，又不像，頂多只能算是都市的邊陲，放眼望去，盡是蒼翠山巒和一大片遼闊的關渡平原。但說它是鄉村嘛，卻又不是，在都市與鄉村的二分法中，大概沒有人會把北投歸在鄉村的一邊。所以描寫北投的，既非都市文學，也非鄉土文學，豈不兩頭落空，哪兒都不是？

直到我讀到陳映真將自己定義成「市鎮小知識份子」時，我才驚覺，原來所謂「市鎮」才是我的歸屬，而且恐怕也才是台灣人出身的大宗。可惜的是，卻似乎很少有人從這個角度去想像台灣，甚至想像台北，彷彿台北除了一〇一和信義計劃區之外，就一無所有。但對我而言，台北精彩的故事卻不在那些霓虹閃爍的高樓，而是藏在盆地的邊緣，藏在那一些靠近山與海的小聚落，彎彎曲曲的羊腸小徑，以及明與暗、天空與海陸的交界之處。

然而我在成長過程中遇到的人，卻幾乎沒有陳映真所說的「小知識份子」，他們大多是一些流動不羈的異鄉客，來到城市的邊陲之地，打零工、推銷商品，或作小生意，稍稍落腳一下後，他們又多會再繼續啟程，朝向人生中未知的下一站走去。他們很像是小津安二郎電影《浮草》中的人物，來來去去，無常不定，如黑夜中淒迷閃爍的螢火，交織成了一片蒼茫的浮世背景。

也因此我記憶最深的，竟是一些走江湖賣藥的人。住在北投時，晚上閒來無事，我特別喜歡騎摩托車到北投市場一帶，看賣藥的班子表演。後來，我還把它寫成小說，收在《幽冥物語》裡。那些班子賣的多半是蛇毒，或許是因為山區多蛇的緣故，號稱可以治百病。而為了取信大眾，賣藥的男人往往抓出一條眼鏡蛇，讓蛇咬住自己的舌頭，然後把蛇拔開，舌頭上就出現了兩個黑色的大洞，鮮血淋漓，男人卻依舊面不改色。他伸出舌頭，繞場一週給圍觀的群眾看之後，便馬上吞下兩顆蛇毒作成的藥丸，證明它神奇的療效。他一邊表演，一邊賣藥，也不把蛇收回鐵籠裡，就讓牠全場乙乙地遊走，觀眾嚇得尖叫聲不斷。看蛇走得遠了，賣藥的人才不慌不忙，拿出一根大鐵鉤，一下子又把蛇勾了回來。等賣藥告一段落，班主就會叫幾個女孩出來跳脫衣舞。她們穿著一件大袍子，一掀開，裡面竟是赤條條的三點全露。台下睜大了一雙雙好奇的眼睛，女孩們卻是面無表情地跳著，跳完了，就又把袍子披上，走到後台去休息，坐在一張小鐵凳上，翹著腳，兮哩呼嚕的喝汽水，彷彿沒有任何事情發生過一樣。

我經常站在那兒看到夜深，看到燈光熄滅，人群散光，賣藥班子開始拆音響、收佈景，跳脫衣舞的女孩們卸完妝，一個接一個爬上貨車的後方，而一籠眼鏡蛇就擺在她們的腳下。黑夜中，她們素著蒼白而疲憊的臉，一車的人影和蛇影搖搖晃晃，彷彿鬼魅一般，不知要開往哪一個地方，只留下我一人還站在冷冷清清的廣場上。